

辩是非，辩罪错，万不及分辨人心。

辩护 大师

大家好，我叫徐正义，
我是小人物，但我也有爱和正义。

赖继
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
出版单位

辩是非，辩罪错，万不及分辨人心。

辩护 大师

大家好，我叫徐正义，
我是小人物，但我也有爱和正义。

赖继
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
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辩护大师/赖继著. —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 2018. 2

ISBN 978-7-5162-1071-0

I. ①辩… II. ①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0910 号

图书出品人: 刘海涛

文案统筹: 高文鹏 崔 一

责任编辑: 翟琰萍

策划编辑: 文 沛

书名/ 辩护大师

作者/ 赖继 著

出版·发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地址 /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(100069)

电话 / 010 - 63055259 (总编室) 010 - 63057714 (发行部)

传真 / 010 - 63055259

http: //www. npcub. com

E-mail: mzfs@npcub. com

经销 / 新华书店

开本 / 16 开 710mm × 1000mm

印张 / 14. 75 字数 / 139 千字

版本 /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刷 /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

书号 / ISBN 978-7-5162-1071-0

定价 / 35. 00 元
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魔波旬，又名六梵天主，是佛经之上所说之魔王。据佛经记载，悉达多王子在菩提树下专心悟道，魔波旬恐王子觉悟成佛，派出三名魔女特利悉那、罗蒂、罗伽色诱王子，王子身心寂定不为所动。魔波旬自恃神通，又率魔将魔兵威胁，王子身发净光，刀箭不能近身，蓦地天空一声巨响，护法天神率众而来，与魔军爆发神魔大战，水淹魔兵，王子于此役得成正果，是为释迦牟尼。

——《杂阿含经》卷第三十九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五百克海洛因 / 003 | 第十九章 开庭 / 125 |
| 第二章 律师徐正义 / 013 | 第二十章 交锋 / 131 |
| 第三章 深夜来客 / 024 | 第二十一章 跟踪余孟山 / 144 |
| 第四章 地藏行动 / 034 | 第二十二章 闯祸 / 153 |
| 第五章 不可能打赢的官司 / 037 | 第二十三章 代号 A 先生 / 158 |
| 第六章 明星检察官 / 047 | 第二十四章 栽赃 / 165 |
| 第七章 真心和勇气 / 059 | 第二十五章 正义 / 170 |
| 第八章 疑点 / 064 | 第二十六章 另一个真相 / 174 |
| 第九章 宿敌 / 068 | 第二十七章 线人 / 182 |
| 第十章 甲卡西酮 / 073 | 第二十八章 疑云 / 188 |
| 第十一章 银沙集团 / 082 | 第二十九章 黑律师 / 190 |
| 第十二章 硬仗前夕 / 090 | 第三十章 福利院的秘密 / 195 |
| 第十三章 绝命毒师 / 096 | 第三十一章 决战之前 / 199 |
| 第十四章 再度重逢 / 103 | 第三十二章 暴露 / 205 |
| 第十五章 小人物 / 108 | 第三十三章 魔波旬 / 216 |
| 第十六章 魔鬼训练 / 112 | 第三十四章 真相之重 / 220 |
| 第十七章 突破体能 / 118 | 尾 声 但有岁月可回头 / 228 |
| 第十八章 全天下最帅的男人 / 121 | |

魔波旬，又名六梵天主，是佛经之上所说之魔王。据佛经记载，悉达多王子在菩提树下专心悟道，魔波旬恐王子觉悟成佛，派出三名魔女特利悉那、罗蒂、罗伽色诱王子，王子身心寂定不为所动。魔波旬自恃神通，又率魔将魔兵威胁，王子身发净光，刀箭不能近身，蓦地天空一声巨响，护法天神率众而来，与魔军爆发神魔大战，水淹魔兵，王子于此役得成正果，是为释迦牟尼。

——《杂阿含经》卷第三十九

第一章

五百克海洛因

从 318 国道往回走，途经一个藏族同胞聚集部落，五颜六色的经幡随风飘舞，经幡之下是一排排佛塔，山坳后是一片红黄错落的枫叶林，天气已经入冬。

这样的景色，最为美丽。将冬未冬，秋意已深，枫叶林一半已经发黄，一半却还红艳，夹杂着各种高原树木的茂密深绿，呈现出奇异的景色，被当地人们称为“彩林”。

“风景真是漂亮！”伍涛驾驶着他的 Jeep 牧马人越野车，正行驶在公路上，他一手搭在车窗外，一手扶着方向盘。他旁边是漂亮的女朋友杜思敏。这杜思敏是伍涛的同学，俏丽任性，还是跆拳道黑带，身材火辣，身手也好，很有些野蛮女友的感觉。

高原的风轻轻吹过，伍涛深深呼吸了一口空气，他体格健朗，根本没有高原反应，就算前日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冰川里游玩，也一样健步如飞。在女友杜思敏的眼里，伍涛除了长相俊朗，还有一股子阳刚之气，他仿佛就属于这辽阔而幽静的旷野，他生性跳脱、思维敏捷，人还特别善良。昨日发生的事情，让杜思敏对伍涛更加刮目相看。

昨日，杜思敏和伍涛去拉古冰川游玩，冰川终年积雪，只能乘坐索道上山。去过高原地区的人都知道，从海拔低的位置到海拔高的位置，最好是缓慢进入，让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，可是拉古冰川的索道，却是直接从海拔两千多米升到四千多米，因此在山上的索道口，设置了专门让游客适应一阵子的休息室。饶是如此，还是有些游客不顾缺氧危险的提示，一下缆车，就直奔休息室外，在白茫茫的冰川中撒欢。伍涛就是这样的游客，他一上到山上，就像脱缰的野马，跑了出去。杜思敏就不行了，她到了山上，只觉头晕目眩，正要坐下休息，拿出热水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她随身携带的零食因为海拔骤升，气压不平衡，导致包装袋胀破，就像枪响一样。

杜思敏远远看着伍涛像个孩子似的在雪地里欢快地跑来跑去，心中直骂：“你个野骡子，一点也不关心我！”

她心中正骂，缆车又送上来一批游客，游客中有一个老人，忽地急发高原反应，立马晕厥。老人的亲属慌乱起来，递水的递水、掐人中的掐人中，其中一位老人的子女，拿起便携氧气瓶，将碗状瓶口，重重压在老人鼻处，用力压住氧气阀不放，瓶口发出咝咝的声音。片刻过去，老人不见好转，面色反而更加发青。

伍涛一见，知他们抢救方法不对，老人随时就要翘辫子，他立马跑了过去：“让一让！”

老人的家属一愣，伍涛已经抓起便携氧气瓶，隔开老人鼻一指距离，随着老人一呼一吸，一松一紧地按压氧气阀，将氧气缓缓送入。不多时，老人面色好转，他的家属长舒一口气。可是还不待老人家属

表达感谢之词，伍涛已经拉着杜思敏，兴高采烈地跑到了雪地深处。阳光照下，天色蓝透，冰川更见壮观。

“为什么那样就不能救人呢？”杜思敏好奇地问。

伍涛说道：“那老人已经呼吸困难，如果紧贴口鼻按压氧气阀不放，快速冲击的氧气，产生瞬间气压，老人根本没有办法吸入。”

伍涛可真是个学霸，他是中州药剂大学的硕士研究生，而且他可不是一般的药剂系研究生，他有着“未来炼金术师”的称号，他的天赋让他的导师惊叹不已，业内传言他将引领中国药剂领域研究的一场革命。伍涛马上就要毕业，国外常春藤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邀请，已经像雪片一样飞了过来。

这样的人，说他是天之骄子，真的毫不为过。杜思敏当时就在想，这样善良、阳光、博学的伍涛，哪里还能找出一点儿毛病，上帝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！

他们二人的车辆离开了高原地带，很快就要驰入中州市地界。中州有一个知名的药剂学院，也有自己的文化遗产，此处思想荟萃，人文灿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地方，佛教教众甚多。

可是，由于地处边境，中州也是毒品泛滥的地方。毒品各式各样，迷惑着人的心智，就像佛经中的魔王魔波旬一样，代表着大诱惑，将年轻人拉进阿鼻地狱。

汽车广播里播放着劝导年轻人远离毒品的宣传语，主持人的声音知性、端庄，十分有感染力。伍涛给杜思敏开玩笑：“这些毒贩在想什么呢，毒品有什么好稀奇的，怎么就成为暴利了，我们在实验室就

能用试剂提炼出这些东西。”

杜思敏赶紧捂住他的嘴巴，紧张地向外面张望：“这种话，可胡说不得。”

中州毒品泛滥，已经成为大问题。为了治理这种局面，中州警方于几年前开展了代号为“地藏行动”的缉毒活动，广布眼线。伍涛的前途一片光明，可不能因为一些胡说，引得误会，谁知道这旁边有没有朝阳群众盯着你呢！

前面是一片梧桐树林，穿过这片梧桐树林，再经过一个警察检查站，就能返回了。这趟毕业旅行，真是愉快。

忽地，树林里飞出一只乌鸦，此刻天色近晚，气氛一下子就阴沉下来。

杜思敏不知怎么的，心脏跳得十分不规律：“伍涛，我感觉不舒服。”

伍涛说道：“没事，你可能是刚从高原下来，很正常，你呀，就是被你父亲惯坏了，经不起折腾。”

杜思敏敲了他额头一个爆栗：“不准说我父亲的坏话，小心我告诉他。”

伍涛伸了伸舌头：“哎呀，千万别，我毕业的事儿还悬在杜教授那里呢！我要是毕不了业，你可就要陪着我在学校留级啦。”

杜思敏道：“少贫，我父亲带了这么多届研究生，就你最有天赋，他对你严格点，也是为你好。”伍涛的研究生导师，正是杜思敏的父亲。

伍涛笑道：“现在严格点儿没问题，以后可不要太严格就好。”

杜思敏一开始没听出他的言外之意，嗯了一声，忽然反应过来：“啊？好你个伍涛，现在就调侃起我父亲来了，我家风就是如此严格，有种你以后别进我杜家的大门。”

两人又是一阵嬉笑打闹。

咋——两人忽然一震，车轮陷进了一个坑里。

“怎么回事啊？”杜思敏不由得有些紧张。这趟毕业旅行出发之前，她去了寺庙里求签，签上说不宜远行。可伍涛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，根本不吃这套，软磨硬泡之下，杜思敏只好答应随他前去。一路上，伍涛有说有笑，加之川西风光绝美，二人从九寨沟、黄龙到康定木格措、新都桥一路游玩，心扉大开，杜思敏逐渐忘记了求签的事情。

此时她心中一阵紧张，看了一眼天空，乌云密布，似乎要下阵雨，梧桐树林里鸦雀高飞，正像电视剧里的反转情节。

“别怕。”伍涛握了下杜思敏的手说道，“不碍事，这车四轮驱动，脱困能力强。”

杜思敏应了一声，神色复杂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伍涛一踩油门，正准备脱困。

砰！蓦地只听一声枪响，划破长空。接着手电筒四处闪了起来，手电筒的光柱交错乱晃，一道强光直射驾驶室内。

“伍涛！快走！快！”杜思敏想到一件可怕的事，她顿时被阴影笼罩，出发前发生的种种事情，飞速在她脑中回放，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起来。

梧桐树林中快步跑出几个黑衣人。

伍涛不解道：“怎么了，思敏？”

杜思敏道：“别问了，快走！他们会杀了你的！”

杜思敏平时固然任性，可绝不是喜欢恶作剧的女孩，她这样的反应，伍涛还是第一次看见——这可不是开玩笑。

“下车！”黑衣人中领头的大喊。

伍涛一拉挡位，猛踩油门，车倒退而出，他一甩方向盘，车辆骑上了公路外的草地，像箭一样射了出去。

黑夜下的树影如鬼魅般向后飞去，伍涛和杜思敏疯狂地驾车在逃，后面一辆黑色帕萨特在追赶。车速不断攀升，追击车辆司机的驾驶技术极高，很快就追了上来。伍涛专挑山石道路，仗着越野车的优势，希望能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搁浅对方的轿车。两车一前一后，在山间疯狂飙车。

伍涛急切地问道：“思敏，怎么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杜思敏脸色苍白，心跳加速，说道：“不知道是不是魔波旬来了……”

杜思敏话未说完，吉普车一阵剧烈颤抖，黑色帕萨特的车头已经撞上了伍涛的车。

“喂，有没有搞错，我这车很贵的！”伍涛伸出头去骂道。他真是感觉莫名其妙，本来好好的毕业旅行，最后竟然遇到一帮神经病，刚才那声响不会是枪声吧？

“我平时没有得罪什么人啊。”伍涛就是个工科宅男，怎么会得罪什么人，“一定是认错人了！要不就是恶作剧。”伍涛对自己说。

“喂，你们干什么？”伍涛转过头去，他惊讶地发现后面黑色帕萨特上坐着的几个人身着黑衣，衣服上还有亮光闪闪。

伍涛正要踩刹车，想要停车给他们说清楚。杜思敏道：“不，伍涛，快走，相信我，他们会杀死我们的！”

伍涛大声道：“思敏，你看看，那是警察！”那闪闪发光的，是警衔、警号、警徽。

杜思敏从副驾上扑了过来，一把抓住方向盘：“伍涛，你信不信我？”

伍涛被杜思敏的激烈反应吓了一跳：“我，我信你，可是……我们没必要跑啊！”

砰！枪响了。这一枪是鸣枪示警。

伍涛一个手滑，方向盘向右带了半圈，车辆挂上了山壁，车身倾斜起来。忽然一团白色的密封袋，从驾驶室右手储物格里晃了出来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伍涛望向杜思敏。

杜思敏脸上已经没有血色，喃喃道：“这不是真的，这怎么可能……”

伍涛的内心复杂极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不会是什么人给自己开的玩笑吧，这可是自己一次愉快的毕业旅行。如果是恶作剧，那这袋白白的东西是什么？这可不是他妈的洗衣粉。伍涛这样的高手，用鼻子都能嗅出来，这是纯度极高的四号海洛因！他拿在手上，沉甸甸的，这数量起码五百克不止，按照我国刑法规定，贩卖五十克海洛因可就够得上死刑。

伍涛脑子都木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，后面一车的警察在追，铁定

是为了这袋东西啊！这可怎么解释得清楚？杜思敏已经满脸是泪，哭泣道：“快跑吧，他们会杀了我们的。”

伍涛毕竟社会经验尚浅，此时完全慌了手脚，颤声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……”他口中发问，脚下油门不停，车辆继续往山上奔驰而去。

伍涛脑中转得飞快，这包毒品肯定不是旅行出发的时候带出的，那个时候他把车辆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都没有看见这包东西，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在旅程中，有人放上了这包东西。

这人会是谁？

以杜思敏的反应来看，太不正常了。难不成自己挚爱多年的女朋友会陷害自己？伍涛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杜思敏，他心中认定自己没有犯法，肯定是不用怕警察的，可是如果是杜思敏犯法呢？他能不能硬起心肠，停下车辆，把杜思敏交给后面追击的警方？

伍涛道：“思敏，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”

杜思敏脑子一片混乱，哭喊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

“前面的车辆，马上停车，我是中州市缉毒支队副支队长肖建国，重复一遍，马上停车！”黑色帕萨特上有人喊。

伍涛心中矛盾：“怎么办？”

杜思敏长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伍涛，你相信我，这东西不是我放车上的。”

伍涛问道：“那是谁？”

杜思敏正要说话：“我……”

砰！一声枪响，随即是轮胎爆裂的声音。伍涛的 Jeep 牧马人顿时失去了平衡。伍涛用力打方向，尽力不让车身撞上山壁，他喊道：“快说是谁！”

杜思敏仿佛做了决定似的，说道：“我不能说，我现在只是怀疑。”杜思敏是在怀疑谁？怀疑谁，却又不能说，难道是她至亲的人？

伍涛和杜思敏的交往中，已经习惯了这位女友的任性，她不愿意说的话，伍涛不会逼迫她说；她不愿意做的事，伍涛不会勉强；她不爱吃的东西，他都会帮她解决掉。二人交往多年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这样弥足珍贵、情比金坚的关系，既然杜思敏明确说了不是她陷害他，伍涛内心习惯性地确认，这就一定和杜思敏无关。

他咬牙道：“那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杜思敏道：“我们快跑吧……”

伍涛恢复了理智：“后面追我们的，可是警察啊……一旦跑，我们可就都完了。”

杜思敏道：“被追上后，这袋东西我们解释不了啊！”

伍涛道：“这不是我们的东西，为什么要解释啊！”

杜思敏道：“一旦被抓住，这袋东西，就一定是我们的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车辆刮上了山壁上一棵横向生长的树木，车被带翻。伍涛只觉天旋地转，听见前挡玻璃破碎的声音，车辆开始滚下山坡。他下意识地 toward 副驾座位扑过去，在危险关头，他心中所想的，还是要去保护杜思敏。他只要牢牢把她抱住，用他的身体挡住杜思敏，车辆翻覆对她的伤害就能减轻。他平时虽然装作对杜思敏不怎么在乎，其

实关心至极。

“不好……”他惊惶万状地发现，副驾车门已经被撞开。杜思敏伸出手来，想抓住伍涛的手。此时车辆翻了一个圈，副驾门正朝外。车辆剧烈地翻滚，带来强大的拉扯力，杜思敏迅速向门外滑了过去。

杜思敏忽然有一种将和伍涛生死分离的感觉，这种感觉让她心中一痛，她大声喊道：“伍涛，我爱你！”杜思敏终究没能抓住伍涛的手，她从副驾门内被甩了出去。杜思敏毕竟从小习练跆拳道，她反应也快，双手抱头，着地一滚，向车辆反方向滚了出去，消失在黑夜之中，生死未明。

夜幕之下，不见繁星，警笛大作，随后追击的警察向伍涛的车辆冲了过来。伍涛心中忽然涌起一个念头，思绪飞速旋转，他猛然想到在他们旅行出发之前的许多事，大声朝杜思敏甩走的方向喊道：“快去帮我找徐正义律师，只有他能救我！”

山风正劲，将他的喊声完全湮没。